

，有以相期於文外耳。

最極之理，極爲抽象。甚虛甚玄，無具體可執。起心象之，已是相差。况乃再加之以言，恐所指示反而更遠了。希望心理上通達的君子，有能夠在文字語言之外互相領會其意。在人類的思想，智卽知，無知則不知，不知卽同於木石，今般若名智慧，不可以同於木石，此無疑問。然般若無知，無知之智，極難理喻。故又設種種難問。此種種難問，都是從知的方面爲說，論主一一辨其非是。說明般若非此知。這樣，般若無知，已無復可疑問了。但是，般若既非此知，此無知之智，究竟怎樣呢？此論傳至廬山，劉遺民等，從這方面發生疑問了。聖人之心是異於衆人之知的，於是要求聖心之異，聖心既異於知的，此異者如何？又聖心既異於知的，又如何能與衆生有交涉？這是從異於知的一方面提出疑問，論主也詳爲作答。

不真空論所說的不真空，卽般若之所知，般若卽知不真空的智。知不真空的智乃爲般若。衆生的智不知不真空。若知不真空卽不同於衆生的智了。般若不同一般衆生的智，故般若無知，不真空乃就緣起法以明，若離緣起法亦無從談不真空。般若照緣起法而見其不真空，故般若非離世間而存在，而乃是應化撫會，無所不知，般若是無知而無所不知，一切法不真空，般若亦不真空。一切法不真空是本來不真空，非於今不真空。衆生之智本來不真空，故惑智之無者知無。般若亦本來不真空，然般若則知不真空，故聖智非但以性空而稱淨，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聖智，不可不辨。般若之與真諦，亦言寂則同，言用卽異，不知不真空而欲求明般若，終不能明般若，若知不真空，則知此不真空之智，卽是般若了。佛說般若經，都明不真空義，故知般若，當知不真空。

（未完）

（上接第25頁「首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紀盛」）
甚覺歉意，誠懇表示對佛教大善智識的尊重。唯一令人意外者，爲某學者取舊作宣讀發表，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提出異議，治學嚴謹的饒教授，於研討時對諸多論文，頗有糾正或補充。

經由西域絲路及海上直接從印度輸入中國的佛教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融會，而形成中華文化燦爛時代，這其中表現最明顯，而成就最大的，莫過於佛教開窟造像。沙門樂樽於前秦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所創建的敦煌千佛洞，不僅爲我國所有佛窟中最豐富，最具代表性者，如今已名聞寰宇，舉世矚目。此藝術寶庫的綿延成兩萬五千多方尺面積之壁畫，及歷經千年的二千多座佛菩薩造像等等，內中包括前秦、北涼、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及清的作品。其豐富的內容和題材均取自佛教經典。信仰的力量是創造敦煌藝術之主因，敦煌藝術充份表揚了宗教情緒與信念，僧侶們爲免遭兵亂浩劫而封存於敦煌石室的寫經、畫幡，孕育了崇高聖美的千古遺跡！

此次國際會議有以下幾點說論：

（一）澄清許多疑點，獨到的見解論文，極具學術價值。
（二）論文內容，除了探討佛教、史學、道教以外，且有敦煌學目錄與教育方面之論文。

（三）與會學者，並提供許多國外參考文獻與工具書、相互印證、供學者研究。

與此同時，郊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並同時展出敦煌、藝術瑰寶，石窟秘藏之隋唐絹畫、畫跡，國畫大師張大千臨摹的莫高、榆林二窟壁畫，六千餘幅及隋代陀羅造絹畫「觀音立像」、「釋迦佛交脚像」二幀，白雲窟舊窟「晚唐蓮華供養菩薩」幡畫一件，三幅真跡。敦煌文化歷經劫磨，但經歷代調融適應，已再成一光輝燦爛的文化體系。聖哲先賢在此方面卓越的成就，將垂萬世而彌新。



首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紀盛

敦煌學在我國學術上為非常重要的一環，而且涉及的層面很廣，佔敦煌學絕大部份之佛教藝術、塑像、壁畫、紙、絹本、繪件、織品、綉件，在我國中古時期羣經、諸史、文學、科技及域外古語言、宗教等方面，提供極豐富的資料，從中且可看出民族間在血緣和地域上之關係，對中亞社會、經濟、宗教、種族、語言、歷史、地理方面之貢獻更大。故敦煌學已成廿世紀享有聲譽之顯學，備受國際漢學界之重視。一九六四年三月中華學術院並創辦敦煌學研究所於華岡，為吾國專門敦煌學研究之學術機構，並在文建會及各學術團體的推動下，繪件、摹本、壁畫、彩塑印本和複製品的敦煌藝術品，已普及民間。此次敦煌學會議之召開，可謂我國學術界之盛事。

首屆敦煌國際研討會於八月一日（一九八六年）假台北市中山南路二十號國立中央圖書館新厦會議廳舉行，會期三天，由教育部長李煥主持開幕典禮，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主辦，國立

中央圖書館及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協會協辦。中央圖書館新厦樓高七層，棗紅色牆壁，四周綠草如茵，面對著中正紀念館，環境寧靜和諧。會議廳呈半圓形，下鋪地氈，壁為原木色，左右前方分懸八國國旗，生氣昂揚的盤菊，圍繞着弓形的主席台，正中原形木塊牆上，懸着「敦煌學國際研討會」八字，肅穆莊嚴，典雅雍容，場內音响效果、燈光控制等，均經策劃周密。符合國際水準，自助餐，菜色豐富，隨意選擇。會場外長廊有配合研討會而安排佈置的臨時性展覽場，右邊放着長排立櫃，陳列書卷，由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會提供廿年來的研究業績，包括敦煌學各部門之論著。敦煌學會是由文化大學故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的支持下創辦的，對敦煌學研究有很大貢獻，會場展出了該會出版的「敦煌學遺書的發現論中國古典文學和俗講作品對後世的影响」、「敦煌本李翔涉道詩考釋」、「敦煌變文集新書」等二千餘部。廳外右邊四台平櫃，則展出敦煌寫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姚秦鳩

魯玲玲

摩羅什譯，用初唐時極爲著名之「硬黃紙」所書寫，硬黃紙染以黃檗，並置於熱熨斗上以黃臘塗勻。「十地論卷十」天親菩薩造，後魏菩提流支譯。字體結構緊密，筆勢流動，屬六朝楷書體，書寫年代推爲南北朝時期。「目蓮救母變文（尾題作孟蘭盤經）一卷」不著撰文者，抄寫年代推爲安史亂後。「大般涅槃經卷九」北涼曇無讖譯，隋朝大業四年，比丘慧休出資僱人所寫，據卷尾題記，知在爲衆生祈福等十六卷，皆爲原件。附有專文介紹，令人歎爲觀止，由中央圖書館收藏提供。實物與論文相互比勘，甚有意義。

提出論文學者計日本籍二人，美國一人，留港華裔三人，留法二人，加、澳華裔各一人，韓國籍三人，國內學者二十人，與會學者均國際漢學家、大學敦煌學教授、研究所長，列席者爲各大學研究所研究生。佛教界華梵研究所所長曉雲法師，一生從事佛教學術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在國外應邀出席的國際佛學會議已十二次，在國內迄今已舉辦五屆國際佛學教育研討會，且以高深的藝術造詣，在十三屆清涼藝展中，開禪畫、經變圖之風，極力發揚保存我國固有之傳統文化藝術。

曉雲法師在會中，發表「敦煌壁畫佛經變相與現代經變圖」論文，並放映敦煌經變及印度阿姜塔之幻燈片。蘇瑩輝教授爲我國敦煌學權威，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敦煌會議。抗戰時期，曾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直屬教育部）從事研究，於敦煌學方面之著述頗豐。

此外有香港饒宗頤教授的論文：「孫盛晉春秋及其『傳之外國』考、日籍池田溫「吐魯番、敦煌契卷概觀」、金榮華「斯坦因（一八六二—一九四三）——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法國華裔吳其昱「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黃永武「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之補正」、法國華裔戴仁「Material Analysis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潘重規教授：「敦煌王梵志詩新

探」，羅宗濤先生的「講經變文中『古今上下』探源」，印燮友先生的「唐代敦煌曲的時代使命」、程石泉先生的「由敦煌詞看詞之起源」、韓國車柱環先生的「敦煌詞中的男女」、林政儀先生的「敦煌曲在詞學研究上之價值」、法國華裔陳祚龍先生的「看——敦煌古抄『報恩寺開溫室浴僧記』、高明士先生的「唐代敦煌的教育」、鄭阿財先生的「敦煌寫本『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郭長城先生的：「敦煌寫本朋友書儀試論」、日本金岡照先生的「敦煌變文演出上之二、三之問題」、美國·Vicoy H. Mair "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Early Tenth-Century Chinese Sutra Lecture"，香港會錦漳先生的：「從小說藝術看敦煌史傳變文的成就」，周鳳王先生的「太公家教重探」、王國良先生的「敦煌本『搜神記』研究」、朱鳳玉先生的「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林烱陽先生的「敦煌韻書殘卷在聲韻學研究上的價值」、林聰明先生的「敦煌文書解讀要點試論」、王三慶先生的「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蘇瑩輝先生的：「瓜沙史事述要」、林天蔚先生的「論『索勳紀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討」。王吉林先生的「唐與吐魯番關係中的祿東贊家族」、澳洲華裔柳存仁教授的「『三洞奉道科誠儀範』之推測」、加州華裔冉雲華教授的「敦煌卷子『大乘禪門要錄』的研究」共三十篇，這些論文剖析精深，闡述周密。會議大會發言並無限制，但外國學者皆用流利的國語發言，故無翻譯上的問題，在論文討論中，王三慶教授「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韓國學者對「新字」提出異議，王教授解說武后新字，乃新體字之簡稱（大雲經疏中十七個新體字代替舊體字）和國際上所稱之新字（新創字）有別，在資治通鑑上有所說明，一位學者其論文中「……敦煌的通俗文學，係由僧道庶民所作，而一般文書的抄寫者，亦多爲知識不高的士子」，曉雲法師建議註明「當時當地」的僧道庶民較周延。這位學者便向曉雲法師解釋，僧侶多大智慧者，非一般學者所及，但因自己行文一時疏忽，（下轉第16頁）